河流交汇处,有超乎寻常的强烈地理感。

来自遥远山川不同流域的水,在此混杂交融,旋流翻滚。河流裹挟的泥沙,淤积出文明生长的土地。

两条河流的相遇,也是两个流域文化的相互拥抱。传统中国,把河口当作一个“气象汇聚”的地方。河流交汇处常被视为两种自然力量的融合,象征生命的交汇与循环。杂糅让自然与文明生出了更多的形态,河口因此生机勃勃。

在长沙,湘江与六条河流相遇,每一个河口,都有着独特的地理与生命故事。

撰文/本报记者常立军

在长沙,湘江与六条河流交汇。图/张晖

长沙河口:自然与文明的共同传奇

远古河口

构造出长沙城市的基本地理框架 也隐藏着文明的密码

白沙井至今仍有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打水。 图/记者常立军

古代长沙城的方位,今天看起来似乎并不在河流交汇处,但地质史却告诉我们一些“看不见的事实”:在遥远的地质年代,这里是古湘江和古浏渭河(今浏阳河)河流交汇的冲积地带。

那时湘江在长沙的河道与今天并不相同。浏阳河也并非从今天的城市北边汇入湘江。那时的河流交汇口还在今天中南大学铁道学院的烂泥冲一带。在中更新世,古湘江和古浏阳河的游弋范围是:西到岳麓山东坡天马山,东至石马铺,南到大托铺、新开铺,北至烈士公园。后来虽多次改道,但古湘江的主河槽基本还在“新开铺—烂泥冲(中南大学铁道校区)—东塘—白沙古井—烈士公园一带”,呈南北向分布。

正是远古河流的冲积,为长沙城市的营造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石。

这种冲积形成了著名的“白沙井组”砾石层,这是古代长沙井水的主要来源。而拥有大量可采集的井水,正是一座古代城市选址的基本需求。

河口见证着古代文明,也隐藏着古代文明的密码。望城汤水河入湘江新河口有一片叫高砂脊的沙洲,在这里进行的考古发掘,成为打开湖南青铜器之谜的一把钥匙。而汤水老河口,则孕育了靖港古镇这座湘江流路重要的古代商业文明中心。

龙王港是长沙河西的一条河流。它汇入湘江的地方,是西汉长沙国王陵墓区的一部分,这是一个古代王国的神圣场域所在。河流在这里被赋予了独特的风水地理意义。

长沙西南,靳江河口,今天的洋湖湿地公园。

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,在《水经注》中记录下他所听闻的靳江河口。“湘水又北,左会瓦官口水,湘浦也。”瓦官口即靳江入湘江口。据考证,古代的靳江河下游曾是烧制砖瓦的集中地,官府在此置有瓦官,河流因此得名瓦官水。

这里土地肥沃,直到本世纪初,它还是长沙最大的蔬菜基地之一,长沙农贸市场里一半的韭菜和葱都来自于洋湖垸。

清代时,靳江河口的景观价值已被世人发现。清康熙间诗人张埴在其《出靳江往长沙溪行即景》中描写了曲潭、薜萝、野花、鸳鸯、垂钓、流烹、溪光等诸多湿地美景及消闲情趣。那时的洋湖,已初现城市郊野公园的端倪。

汐水河入湘江处,曾发掘出相当数量的青铜器。图/记者钱烨

龙王港在望月公园附近汇入湘江,公园内有汉代长沙国王陵墓。 图/周翼

靳江河蜿蜒曲折,在瓦官口汇入湘江。图/记者钱烨

靳江河蜿蜒曲折,在瓦官口汇入湘江。图/记者钱烨

近现代河口

见证了城市的开放、延展与蝶变

河口与城市的关系,在时间长河里演绎着不同的变化。

近代以来,内河航运逐步被铁路替代,而城市也开始突破城墙向外延展。临近城区的河口成为城市的工业集中区。远郊河口则继续保持着自然的野性。

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新河三角洲是长沙变迁最为显著的河口。上世纪之初,新河三角洲同时布局新河水运码头、粤汉铁路新河火车站,以及长沙最早的设备完善的机场,成为近现代开放城市长沙重要的河陆空三位一体交通枢纽。

交通和工业,是新河三角洲贯穿20世纪的发展主题。

从世纪之初到世纪末,新河三角洲拥有过面粉厂、化工厂、除尘设备厂、汽车附件厂、制革厂、动力机厂、人造板厂……至上世纪80年代,这里最多的时候有40多家工厂,职工多达4万多人。

在长沙进入新的世纪后,城市发展理念持续更新,这时的河流三角洲从城市外围的工业区、自然湿地开始向城市文化、商业及新居住地演变。新河三角洲开始了一场迈向高品质城市化的蝶变。

2006年,这里开始改造,由长沙市博物馆、规划展示馆、图书馆、音乐厅“三馆一厅”组成的滨江文化园成为长沙的城市客厅。

在长沙西南部,另一个入河口同样也进行着一场蝶变。

洋湖早期是靳江河入河口处的湿地和农田沃野。工业社会的到来,打破了田园诗意。洋湖周边的坪塘成为长沙郊区工厂集中区,水泥厂、采矿场集中于此。

城市与湿地,第一次真正面对。

最终,长沙选择了在这里既建设新城区,也保留自然诗意。河口湿地延续和保留了构建城市生态体系和调节小气候的功能。优质的城市化与极致的自然在此共处一地。

三角洲的嬗变史,是长沙城不断突破地理边界、重构文明认同的微观史诗。

在浏阳河,它是以文化重塑空间肌理的城市客厅;在沙河,它是丁字镇郊外的沃野;在捞刀河,它是城北的江湾景观;在汐水,它记载着古老文明的故事;在龙王港,西湖公园坚持了望山看水的城市浪漫;在靳江河,洋湖湿地成为自然与城市新居住地共生的典范。

河口与城市,依然在继续讲述着人与自然生境的长沙故事。

未来的河口故事

在城市最低处,重建“河流伦理”

河口,是城市的最低处,潮起潮落,水的涨落影响着这里的兴衰。

这里是城市与河流最近最亲密的接触地,也是一个巨大的传统与现代的汇集之地。

现代的城市景观与古老的河口如何共处?如何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充分保留河口地区强烈的地理气息?河口多样性的生命环境如何与城市融合?与城市秩序文明对冲的野性空间如何体现?是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国内外很多以河流三角洲为本底,践行自然城市理念的案例,值得长沙借鉴。

在荷兰的城市发展历史中,“水”一直是贯穿始终的精髓,水不仅塑造着城镇形态,也孕育了独特的艺术、文化与生活方式。

鹿特丹应对河口三角洲风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座城市的起源,与水共生是这座城市的基因,而与水共荣的智慧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繁荣与富足。

韩国首尔的清溪川与汉江交汇处的生态公园,是城市生态修复与文化复兴的典范项目。这里不仅融合了传统风水理念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,还成为市民休闲、历史教育和生态保护的重要空间。

未来的长沙河口会怎样?我们可以遥想并期待一个新故事的开始。

河流汇集口是城市里的“稀缺宝地”,它们应适配与自身定位和功能相符合的空间规划。

生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。以生态筑基,重构河口韧性生态系统;在河口实施“湿地再造工程”,利用植物根系固土净水;贯通生物廊道,打造连续型的“候鸟食堂”,让河口重现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观。

文化再生同样是河口故事中的重要章节。融合与传承,也许是河口未来最好的表达。融合不同河流的独特诗篇,亦可融合文化与科技在城市的共生,构建河流叙事的共同体。

长沙河口地带的变迁史,本质是工业化文明与河流生态系统的碰撞史。从“以水为患”的畏惧,到“以水为镜”的自省,再到“以水为脉”的重构,这些变化提示当代城市必须建立新的认知:河口不是一条河流的地理终点,它是能量、信息、生命的转换枢纽。这种转变不仅关乎技术升级,更需重构“河流伦理”——将水文系统视为具有生命权、发展权的城市主体,而非一个“被改造”的客体。

长沙河口地带并非城市发展的边界,通过植入弹性设计、文化基因与创新经济,让这些水文节点成为城市新陈代谢的呼吸阀,最终实现“城在河口生长,河在城市重生”的共生图景。这种发展模式既延续了楚汉时期“依水筑城”的营城智慧,更将提供江河文明复兴的“长沙方案”。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潇湘晨报·湖湘地理联合出品

湘江与浏阳河、捞刀河交汇处的新河三角洲,已成为展现长沙风采的城市客厅。 图/周翼

本社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258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: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:0731-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:0731-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:0731-85573388 零售价:1元